



革命的側門 比正門更易開放 作者：魯斯仁

THE LITTLE OLD MAN'S MANIFESTO

這是個反動派吐氣揚眉的年頭。葉劍英、廖承志半公開的承認又羨慕香港的工業先進；以「發明」見著的樂秀章教授受命為中國電腦化的顧問；我們年青時代最反感的可樂獲准在國內發售；PIERRE CARDIN去北京教年青人扮靚；凱悅酒店集團將在國內設分店……。一小撮過氣造反鬍將正在注視這齣牛鬼蛇神落力演出的大戲。英雄偶像是：麥理浩、姬達、李格致、李嘉誠、紐壁堅。破落戶是：馮可強、古兆申、岑逸飛、包錯石、黃維波和在電視報章、中學、專上學院裡混飯吃的一群小老人。悲劇主角是：李一哲和除了聶元梓以外的紅衛兵頭頭。其中最令人懷念的是北京航空學院的韓愛晶。正因為這是個反動派吐氣揚眉的年頭，一切造反派應該靜下來清理一下年青時代的稚氣。

讓我們平心靜氣的承認：這是個BUR-EAUCRAT加TECHNOCRAT的年代。不過，我們更肯定的相信：這個B加T的快活聯婚也同時孕育下一個社會危機。當一大群優秀的青年蜂擁爬上自然和社會科學的天梯時，一小撮其貌不揚的小蝗蟲正靜悄悄地進入了BUREAUCRACY的樂土「與你們一起成長」。蝗蟲的子孫正在繁殖。誰能阻止這樣龐大的歷史巨輪？害怕也沒用，你必須作好準備，因為新蝗蟲已經到臨！對於天真的年青人，狡猾的老一輩又為你們佈下了BOOBY TRAP。這就是四個現代化！也許我們應該比我們年青的時候更反科學、更反體制、更反對飲可樂。也許我們應該蛻變為小蝗蟲，然後更快地成長為SUPER KING-SIZE LOCUST。革命的側門可能比正門更容易開啓。

讓我們清清楚楚的否認：這不是LOOSE LIVING & THE AFFLUENT YOUNG的年代。這個幻想將隨着工資（不是階級）分化、生兒育女、年華老去而消逝。香港這個過渡性社會的過渡比以往來得更快。如果你的PENSION還有三十年才MATURED，最佳是FORGET IT，你享用的機會率趨近於零。把國內跟香港的關係分開是毫無根據的主觀願望。你應該努力的去搶錢，抓一把後往外逃；或者把錢蓄起放進中國銀行的人民幣存款戶口；或者買一所房子自居以免日後你的兒子為找房子結婚而發愁。凡此種種豈可容你LOOSE LIVING。當然，若然你決定留下來做個永遠革命派，目下可以花錢享受，不過別忘了努力學習，現在你可以自由地看的書將來不一定有出售。

讓我們更多看信報。最佳是向曾樹基同志學習，徹徹底底地進入資本主義體制裡學習。這是個WITHOUT MARX, WITHOUT ENGELS, WITHOUT LENIN, WITHOUT TROSKY, WITHOUT MAO的年代。「我就是我」。你是你自己的導師，目下的經濟制度是先賢所未及見的

。凡自認正統的都是反動派，因為他們跟既得利益集團掛上鉤。凡停留在學院式研究的必流於膚淺，因為他們不屑進入制度裡仔細的看細節。這裡暫時還沒有什麼MACRO-THEORY，思想界的SUPER-STAR還沒有誕生。若果你不知道研究從何入手又或者苦無機會，不要緊，傾你的所有去炒股票、去炒期貨、去炒樓花、去賭馬、甚至簡單地去申請一張CREDIT CARD。這一切財經活動必然教曉你資本主義的所有GIMMICKS。

不要讓目下的ANTI-INTELLECTUALISM的浪潮吞掉。對事物的社會性意義的徹底盲目是反知主義的病徵。當李強跟麥理浩乾杯的時候、當股市狂瀉的時候、當你鄰家的甲由仔當上熱潮舞冠軍的時候、當你外圍投注站的時候、當你上一人妓寨的時候，不要忘記這一切的社會性意義。還有，如果你自瀆而不敢去嫖妓，這是讀書人的頭巾氣。INTELLECTUALISM的重要性不在乎其正確性，而在於其指導性。對於知識我們必須保持適當的態度：知識從來是不完整的。若果你必須從現有的知識作出決定，不用猶豫，你對的機會率至少是百分之五十。INTELLECTUALISM的特徵是敢於對事物作出評論，若然錯了，不過是對的開始。我們應該爭取和維護知識和資料的自由傳播。一切把知識和資料作為國家機密來壟斷的當權派必然走上反動的道路。沒有了知識和資料的自由傳播，社會主義祇是胡鬧劇。

注意，這是從過氣造反派發出的聲音。讓一切反動派發慄吧，我們正在經歷着火鳳凰的蛻變！終有一天，我們在所有反動派的身旁突然出現。WATCH OUT, YOUNG MEN。

